

FRAGILE THINGS
Neil Gaiman

易碎品

〔英〕尼尔·盖曼 著

马骁 张秋早 译



我敢说，凡事都要像个故事才好。
当代幻想文学大师尼尔·盖曼经典之作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FRAGILE THINGS
Neil Gaiman

易碎品

〔英〕尼尔·盖曼 著

马骁 张秋早 译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12-6714 号

Neil Gaiman

FRAGILE THINGS

FRAGILE THINGS by Neil Gaiman

Copyright © 2006 by Neil Gaima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

by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in conjunction with
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, LLC

ALL RIGHT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易碎品/(英)盖曼著;马骁,张秋早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ISBN 978-7-02-009539-1

I. ①易… II. ①盖… ②马… ③张… III. ①短篇小
说-小说集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48796 号

特约策划:尹晓冬 蔡耘

责任编辑:曾少美

封面设计:董红红

出版发行	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	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	100705
网 址	http://www.rw-cn.com
印 制	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	287 千字
开 本	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	9.25
印 数	1—10000
版 次	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	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978-7-02-009539-1
定 价	30.00 元

谨以此书献给雷·布雷德伯里、哈兰·艾里森
及已故的罗伯特·谢克里，他们是大师中的大师。

易碎品



目 录

- 绿字的研究 /1
- 仙舞 /21
- 椅中的十月 /23
- 秘屋 /34
- 凶夜厄榭无面家仆禁裔烈欲记 /37
- 记忆小径拾零 /49
- 打烊时分 /52
- 隐于野 /62
- 苦磨咖啡 /64
- 他人 /82
- 纪念与珍宝 /85
- 大家都爱好孩子 /99
- 芬奇小姐失踪案实录 /103
- 怪姑娘 /118
- 哈勒昆情人 /124
- 金发姑娘 /132
- 苏珊的问题 /136
- 指南 /144
- 感受 /147
- 这辈子 /153
- 吸血鬼塔罗十五张 /155

饲者与食者 /162

造病者喉炎 /170

尾声 /172

歌利亚 /173

某乘客从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乘灰狗巴士至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时

由遗落车上一鞋盒中觅得之日记·摘录 /183

给男生的派对搭讪指南 /187

飞碟造访之日 /199

太阳鸟 /201

创造阿拉丁 /218

山谷君王 /222

后记 /263

尼尔·盖曼访谈录 /283

绿字的研究

一 新朋友

在刚刚结束的欧洲大巡演中，海滨剧团曾在诸国君王御前献艺。华美而生动的表演，喜剧与悲剧的融合，为他们赢得了来自皇室的掌声与喝彩。如今，这家享誉欧洲的剧团终于来到德鲁里街皇家宫廷剧院。他们将于四月在此举办一场短期演出，剧目包括《我一模一样的兄弟汤姆！》、《卖紫罗兰的小女孩》和《古圣^①降临》（一出恢弘壮美的史诗剧），全本大戏！门票现已开始出售！

我相信，它无比巨大。是潜藏于万物之下的庞然大物，是幽深黑暗的梦魇。

这只是我的胡思乱想，化诸文字后便荒唐可笑了。请原谅，我不是个长于文字之人。

那时我在寻找住所，正是这个原因让我遇到了他。我需要找个人

① 古圣：史上最著名的超自然恐怖小说家 H.P. 洛夫克莱夫特在其系列小说中创造的众邪神形象。在世界之初，人类还未出现时，它们就已经来到地球。如今它们“死去”，但并非真的死亡，而是在海底或地下的城堡中等待星辰归位。到那时，他们将重临大地，让世界陷入野性、杀戮、纵欲欢跃的迷狂之中。

来分摊房租，所以一个我们共同的熟人把他介绍给了我。在圣巴特医院的化验室里，我们刚一见面，他就对我说：“看得出来，您在阿富汗待过^①。”这句话让我目瞪口呆。

“太神奇了。”我说。

“不算什么。”这个穿着实验室白色长袍的怪人说道，他后来成了我的朋友。“从您端着手臂的姿势，我能看出您曾经受过伤，而且是非常特别的伤。另外，您肤色黝黑，又是一副军人作派。考虑到您肩膀的特别伤势和阿富汗穴居人的传统，在帝国的广阔领土中，很少会有其他什么地方令一名军人如此饱经日晒、受尽折磨。”

当然了，这么一说，事情真是简单得出奇。不过，无论什么事，说穿了都非常简单。我当时晒得皮肤黝黑，而且我确实，如他所说，受尽折磨。

在阿富汗，无论是神还是人，都那么残暴野蛮，无意于服从伦敦或柏林哪怕是莫斯科的统治，也不准备接受教化。我被派到那些群山之中，隶属于某个兵团。在山地丘陵的战斗中，我们足以与阿富汗人抗衡。但当战火烧到洞穴和黑暗之中时，我们就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越出正轨，让人不知所措，无计可施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地下湖那镜子般的水面，更不会忘记那从水中钻出的东西。它的眼睛开合不断，低鸣随之响起。这嗡嗡声盘旋而上，仿佛有一大群苍蝇——比整个世界还大。

能幸存下来真是奇迹，但我确实做到了。之后，我带着支离破碎的神经回到英国；可我的肩膀上被水蛭似的东西叮咬过的地方，却留下了永久的烙印，皮肤萎缩，如雾色般死白。我曾是个神枪手，但如今却一无所有，惟有对地下世界刻骨铭心的恐惧还萦绕不去。这恐惧令人焦躁狂乱，让我宁愿从退伍金中拿出六便士去坐出租车，也不愿花一便士搭乘地铁。

尽管如此，伦敦的迷雾与黑暗仍旧接纳了我，抚慰着我。因为在夜里尖叫，我被第一家公寓扫地出门。我曾在阿富汗待过，但今生今世再不愿重返斯地。

“我晚上会尖叫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有人说我会打鼾，”他说，“另外我起居没有规律，还经常用壁炉架做打靶练习。我还需要起居室来约见客户。我很自私，注重个人空间，

① 一八七八年，英国发动了第二次侵略阿富汗的战争。

还容易感到无聊。你觉得这成问题吗？”

我微笑着，摇了摇头，伸出手。我们握了一下手。

他为我们找的房子在贝克街，对两个单身汉来说绰绰有余。我牢记我的这个朋友对于隐私的要求，克制自己不去询问他到底以何为生。但仍有很多事一直刺激着我的好奇心。他有不少客人，来访不分早晚。他们到访时，我都会离开客厅回到自己的卧房，心里不断琢磨着他们和我的朋友到底有什么共同点：单眼浑浊、面无血色的妇人；像是旅行推销员的矮小男子；穿着天鹅绒上衣、身体健壮的纨绔子弟，等等等等。有些时常造访，更多的人则只来一次，和他谈上一会儿，便离开这里，走时神色困窘或看起来心满意足。

他对我来说，真是神秘莫测。

一日清晨，我们正在共享房东太太烹制的美妙早餐，我的朋友突然摇铃把她叫了来。“马上会有位绅士造访，大概四分钟后，”他说，“请再摆放一套餐具吧。”

“没问题，”她告诉我，“我会在烤炉里多加一些香肠。”

接着，我的朋友又开始读他的晨报。我等待他向我解释，心里逐渐不耐烦起来。最后，我再也忍不住了。“我不明白。你怎么知道四分钟后会有一位客人？我没看到有电报或是口信之类的东西。”

他微微一笑。“你没听到几分钟前一辆四轮马车驶过时的咔嚓声吗？它经过我们门前时慢了下来——很明显车夫是在查看门牌——接着就加速驶向玛丽莱博恩路。在那里有很多去火车站和蜡像馆的客人，四轮马车和出租车拥挤混乱。这种嘈杂正是任何一个不希望被注意到的人所需要的。从那里步行过来需要四分钟……”

他看了看怀表，此时我听到外面的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。

“进来，莱斯特雷德，”他冲外面喊道，“门没上锁，你的香肠马上就可以从烤炉里取出来了。”

这位被称作莱斯特雷德的人推开门走了进来，接着轻轻地把门关在身后。“我不该这么做，”他说，“不过说实话，我今天一早还真没找到机会吃点儿东西。现在我绝对可以充分享用一些香肠了。”他是个矮小的男人，我曾经见过几次，举止做派像个旅行推销员，做些廉价小玩意儿或者独门偏方的买卖。

我的朋友等房东太太离开房间，便对他说：“很显然，我看这次的

案子一定事关国体。”

“我的星辰啊^①，”莱斯特雷德面色苍白地说，“现在肯定还没有流言传出来。快告诉我还没有吧！”说完，他就开始进攻盘子上堆得满满的香肠、腌鱼片、鸡蛋葱豆饭和烤面包。但我看得出，他的双手在颤抖，微微地，颤抖。

“当然没有，”我的朋友说，“你来过那么多次，我自然记得你那四轮马车的轮子发出的吱嘎声——比高音C还尖的G调颤音。而且，如果苏格兰场^②的莱斯特雷德警长不能公开造访伦敦唯一的咨询侦探——尽管你还是来了，并且没吃早饭——那么我想这不会是什么普通案件。由此可见，它涉及在我们之上的那些人物，必定事关国体。”

莱斯特雷德用手帕擦掉下巴上的蛋黄。我仔细观察着他。这个人和我印象里的警长全然不同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我的朋友也一点儿都不像我印象中的咨询侦探——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。

“也许我们该私下谈谈。”莱斯特雷德扫了我一眼说道。

我的朋友像顽童一样笑了起来。“胡说，”他说道，“一人不及二人智。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就等于告诉两个人。”

“如果我妨碍……”我粗声说道，但他立即示意我安静坐好。

莱斯特雷德耸了耸肩。“对我而言，都一样，”他顿了一下继续说，“如果你能解决这个案子，我就能保住饭碗。如果你也不能，那我就只有等着被开除。你只管用你的方法，这就是我要说的。事情不可能更糟了。”

“如果说历史能教我们点儿什么的话，那就是任何事都能变得更糟，”我的朋友说，“我们什么时候去岸沟区？”

莱斯特雷德扔下叉子。“这太可恶了！”他喊着，“你什么都知道了，却还这样消遣我！你应该感到羞耻……”

“没人对我说过这件事。但如果一名警长走进我的客厅，他的靴子和裤腿上沾了些特殊的深黄色泥渍，而且还没有干，那么，我想请您原谅我就此推断，他刚去过岸沟区霍布斯街的那些寓所。在整个伦敦，只有那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特殊的黏土。”

莱斯特雷德警长神色尴尬起来。“听你这么推理，”他说，“这似

① 我的星辰：感叹词，类似于“我的上帝”。之所以这么写，是因为在洛夫克莱夫特的小说中，古圣者都是自星辰而来。

② 苏格兰场：伦敦警察局总部，负责大伦敦地区的治安。

乎很容易看出来。”

我的朋友把餐盘推开。“当然如此。”他略显烦躁地说。

我们坐着一辆出租车驶向伦敦东区。莱斯特雷德警长去玛丽莱博恩路找他的马车了，所以这时只有我们两人独处。

“那么，你真的是一名咨询侦探？”我问道。

“伦敦唯一的咨询侦探，也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，”我的朋友说，“我不会自己接案子，只是提供咨询。别人带着困扰来找我，他们详细描述案件，而有时，我会解决它们。”

“那些来找你的人……”

“主要是官方警探，也有些人自己就是私家侦探，没错。”

这是个晴朗舒适的早晨，但我们却在圣贾尔斯的贫民窟边缘颠簸行进。这里是凶徒和窃贼的聚集地，它在伦敦的地位，就像是漂亮的卖花姑娘脸上的一颗毒瘤。日光钻进马车车厢，投下微弱暗淡的光晕。

“你确定可以让我同行吗？”

我的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“我有种感觉，”他说，“觉得我们注定要在一起。觉得我们曾经奋力勇斗，肩并肩，手挽手，在过去或是将来。这种感觉我也说不清。我是个理性的人，但也知道一个好同伴的价值。自从与你相识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相信你，一如相信我自己。我希望你能一起去。”

我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嘟囔着一些不知所云的话。自我从阿富汗回来以后，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价值的。

二 房间

维克托的“活力”！最新电流疗法！你的四肢和那话儿是否缺乏活力？你是否会带着妒意追忆往昔？肉体的欢愉是否已被你埋葬、遗忘？维克托的“活力”将把生命带回早已失去它的地方；即使最老的老战马也能再次变成骄傲的种马！将生命带给死亡：古老的家庭秘方和最尖端的现代科技相融合。若想获取维克托“活力”的功效证明文件，请致信 V. 冯·F^① 公司，伦敦切普街，1B 号。

① V. 冯·F：即维克托·冯·弗兰肯斯坦，《科学怪人》中创造出人造人弗兰肯斯坦的年轻学者。

那是岸沟区的一栋廉价公寓。一名警员站在前门。莱斯特雷德叫了一声他的名字，算是致意，接着便催促我们进去。我正要往里走，却发现我的朋友在阶梯上蹲了下去。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放大镜，仔细检查着熟铁刮泥器上的泥土，还用食指戳了戳。等他觉得满意之后才随我们走进房子。

我们上了楼。我很容易就看出是哪个房间发生了罪案，因为那扇门两旁各站着一个魁梧的警员。

莱斯特雷德冲这两人点了点头，他们就退到一边，让我们走了进去。

正如之前所说，我不是个职业作家，所以在描述这个场景时我感到左右为难，深知自己的语言不可能做到客观翔实。但我仍要开始这段叙述，而且恐怕还必须把它写完。这桩命案就发生在这间小小的卧室中。尸体，其实只是身体剩下的部分，就在这里，倒在地板上。我看到了它，但一开始——不知该怎么说——我没能看清它。我所见到的是从死者喉咙和胸口汩汩而出、四处喷溅的血迹：颜色从胆汁色到草绿色。它浸透了破旧的地毯，也溅污了墙纸。那个瞬间，我仿佛看到地狱艺术家创作的一幅翡翠绿的画作。

犹如百年之久的那一瞬过去后，我低头看着尸体，试图搞清这惨相的意味何在。死者就像屠夫案板上的兔子一样被剖了开来。我摘下帽子，我的朋友也这样做了。

然后，他单膝跪下检视尸体，观察那些割伤和砍伤。接着，他拿出放大镜，走到墙边，检查那一团团干涸的脓水。

“我们已经检查过了。”莱斯特雷德警长说。

“真的？”我的朋友说，“那你对这个有什么见解？我想这是个单词。”

莱斯特雷德走到我朋友站立的地方，抬头看去。他头上不远，有一个单词；在褪色的淡黄壁纸上，用绿色的鲜血写就，都是大写字母。

“RACHE……？”莱斯特雷德把它拼读了出来，“很明显，他想写Rachel——雷切尔，但是没能写完。所以——我们要找的是个女人……”

我的朋友一言不发。他走回尸体旁边，抬起他的手。一只，然后是另一只。所有指尖都没有血水的痕迹。“我想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单词并非出自这位尊贵的皇室成员……”

“你中了什么邪，竟然说……”

“我亲爱的莱斯特雷德。请把我看作有脑子的人好吗？这尸体显然并非凡人——他血液的颜色、肢体的数量、眼睛以及脸的位置，这些都

是皇室血统的明证。虽然我不能断定是哪个皇室家族，但我可以打赌他是一位王位继承人，也许——哦不，应该是第二继承人——在日耳曼的某个公国。”

“这真是令人惊讶。”莱斯特雷德犹豫了一下，继续说，“这是波希米亚的弗朗兹·德拉戈王子。他是作为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尊贵的客人来到不列颠的。到这里度假，换换空气……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他是冲着戏剧、妓女和赌桌来的。”

“随你怎么说，”莱斯特雷德看起来精疲力尽，“无论如何，你让我们找到了一条很好的线索，一个叫雷切尔的女人，虽然我肯定靠我们自己也能把她找到。”

“毫无疑问。”我的朋友说。

他继续检视着房间，时不时尖刻地讥讽那些警察几句，责怪他们的靴子把脚印搞得乱七八糟，还随意挪动物品，给任何想要重现昨晚罪案现场的人制造麻烦。

不过，他似乎对门后发现的一小块泥印很感兴趣。

另外，在壁炉旁他还找到了一些看上去像是泥垢或者灰烬的东西。

“你看到这个了吗？”他问莱斯特雷德。

“女王陛下的警探，”莱斯特雷德回答道，“不会因为壁炉旁的灰就兴奋起来。那就是炉灰该在的地方。”接着他吃吃地笑了起来。

我的朋友捏起一点儿灰烬，在手指间搓了搓，接着又闻了一下。最后他把剩下的灰土铲起来，装进一个小玻璃瓶中，塞好，放进上衣内袋。

他站起身问：“这具尸体怎么办？”

莱斯特雷德说：“皇宫会派他们的人来。”

我的朋友冲我点了点头，接着我们三人便走出了房门。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警长先生。你对雷切尔小姐的寻找很可能徒劳无功。Rache是个德文单词。它的意思是复仇。查查你的字典，那里会列出别的意思。”

我们走下楼梯，来到马路上。“今早之前你从没见过皇室成员，对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他继续说，“嗯，如果你没有准备的话，那景象会让人惊骇不已。哦，怎么了，我的好伙计——你在颤抖！”

“请原谅，我一会儿就能恢复。”

“你觉得走一走是否更好？”他问道，我对此表示赞同，并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走一走的话，我可能就要开始尖叫了。

“那么，向西。”我的朋友指着宫殿高耸的黑塔说道。我们向那里走了过去。

“那么，”过了一会儿，我的朋友说，“你从未亲眼见过任何欧洲的皇室成员？”

“对。”我说。

“我保证你会见到的，”他对我说，“而且，这次不再是尸体。我是说，马上。”

“我亲爱的朋友，是什么让你确信……？”

他指着一辆马车作为回答——它涂成黑色，在我们前面五十码远。一个戴黑色高帽、身穿厚大衣的人站在旁边，打开门，安静地等待着。车门上，有一个金漆绘制的徽章，不列颠每个孩童都异常熟悉的盾形徽章。

“真是盛情难却啊。”我的朋友说。他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，递给那个男仆。我相信他肯定是微笑着爬进那盒子一样的车厢，舒适地靠在软皮座垫上。

在去往皇宫的路上，我试图与他交谈，但他把手指放在唇上，示意我安静；接着就闭上眼，仿佛陷入沉思。而我，则开始努力回忆自己所知的日耳曼皇室成员，但除了想起女王的配偶阿尔伯特王子是日耳曼人之外，一无所获。

我把手伸进口袋，拿出一把硬币，有棕色和银色的，也有黑色和铜绿色的。我盯着印在所有硬币上的女王头像，感到骄傲的爱国之心和赤裸裸的恐惧感交织在一起。我对自己说，你曾是一名军人，一个与恐惧无缘的人——我还记得，这曾是事实。有一瞬间，我想起自己过去长于射击——甚至，我愉快地想到，可以算是神枪手——但如今我的右手却如中风般颤抖不已，那些硬币跳动碰撞，叮当作响。我所能感到的，只有悔恨。

三 皇宫

经过长久的等待，亨利·哲基尔博士^①终于宣布将他那世界知名的“哲基尔药粉”投入大众市场。让它不再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享。释放你的

① 亨利·哲基尔博士：著名科幻小说《化身博士》中的主角。

内心！保持身心内外的洁净！太多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饱受灵魂滞塞之苦！只要有“哲基尔药粉”，释放自我将变得快捷廉价！（香草味及原味曼秀雷敦配方均已加入此药。）

女王的配偶阿尔伯特王子是个高大强壮的男人，他发线后倾，留着一副令人印象深刻的八字胡，毫无疑问是个凡夫俗子。他在走廊遇见我们，便冲我的朋友和我点了点头，但并没有询问我们的姓名或是准备握手。

“女王非常桑心，”他说话带着口音。会把 Sh 发成 S 的音：伤，桑。“弗朗兹是她最钟爱的人之一。她有很多甥侄，但只有弗朗兹能让她那么高兴。你们一定要找到对他犯下如此罪行的人。”

“我将尽我所能。”我的朋友说。

“我读过你的论文，”阿尔伯特王子说，“是我跟他们说应该向你咨询的。希望我做的没错。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我的朋友说。

接着，宏伟的大门打开了，我们被宣进黑暗之中，女王所在之地。

她被称作维多利亚^①，是因为她在七百年前的战争中击败了我们；她也被称作格洛里亚娜，因为她荣耀尊崇；她被称作女王，因为人类的口舌无法呼出她的真名。她身形宏大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，盘踞在黑暗幽影中，凝视我们，一动不动。

“则——必须查——清。”黑暗中传出话语。

“确实如此，陛下。”我的朋友说。

一个触手伸展开来指向我。“上——前。”

我想要行走，但双腿却不听使唤。

我的朋友解救了我。他挽住我的手臂，扶我走向女王陛下。

“汝不必惧怕。有能力。好助手。”这就是我听到的。她的声音润低沉，夹杂着遥远的嗡鸣声。她的触肢展开伸直，碰触了我的肩膀。一瞬间，前所未有的痛苦席卷了我；但那只是一瞬间。紧接着，舒适感取代了痛楚，充盈全身。我能感觉到肩部的肌肉舒展开来。这是自我从

① “维多利亚”（Victoria）在英文中是“胜利”（victory）一词的变体。后面的“格洛里亚娜”（Gloriana）则有光辉荣耀之意，是“光辉”（glory）的变体。

阿富汗回来后，第一次远离痛苦。

我的朋友走上前来。维多利亚女王对他讲着什么，但我却无法听到；我猜这大概就是史书中所写的“女王告谕”——直接用思想进行交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大声回答：“当然，陛下。我可以向您保证，昨晚在岸沟区您侄子的房间里还有两个人。这从脚印就可以看出，虽然它们有些模糊，但却不会有错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接着说：“是的，我明白……我相信如此……是的。”

当我们离开宫廷时，他未发一语。坐车回贝克街的路上也保持着沉默。天色已晚。我不知道在宫廷里到底待了多长时间。

黑沉的雾气拂过街道，遮蔽天空。

等回到贝克街，从卧室的镜子中，我发现肩膀上本如雾色般死白的肌肤已被淡红的嫩肉取代了。我希望这不是我的臆想，也不是月光透过窗户留下的幻象。

四 演出

肝脏不适？胆病发作？神经失调？咽喉红肿？关节发炎？这许许多多的病症都可以通过专业的“放血疗法^①”治愈。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有无数“证书”可供大众随时查看。别把你的健康交到菜鸟手中！！我们从事此业历时久远：V. 切帕史^②——专业放血师。（记住！发音是Qie-Pa-Shi！）罗马尼亚、巴黎、伦敦。你已经试过那么多——现在该试试最好的！

我早就猜到他乔装打扮的本领必定出众，但还是吃惊不已。在之后的十天里，各色人等在我们贝克街的公寓里进进出出——一个垂老的中国人；一个年轻的浪荡子；一个身材肥胖的红发女人，不难猜出她之前是做什么生意的；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子，脚肿得老高，被绷带裹成一

① 放血疗法：曾长期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医疗方法。医生们相信，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治疗各种疑难疾病。

② V. 切帕史：即弗拉德·切帕史·德古拉，吸血鬼德古拉伯爵。